

桐江集

國

文

書

三

桐江集目錄

卷二

帝祫及感生帝說

詩總角突弁說

霍君澤字說

歙縣柳亭真應仙翁廟記

宋氏實輝樓記

在亭記

秀亭記

平實記

心境記

重修嚴先生子陵祠堂記

南氏榮親堂記

居竹記

黃巖州新孝行坊記

水村精舍記

鹽官州延恩院記

覺喜泉記

景疎菴記

九峯寺重建佛殿記

九峯法善寺千佛閣記

建德府南山禪寺僧堂記

徽州東門觀音堂記

臨安縣琅壁土地廟記

徽州重建紫陽書院記

黃堂記

柳溪集目錄

柳溪集目錄

柳溪集目錄

柳溪集目錄

柳溪集目錄

桐江集卷二

元方回撰

禘祫及感生帝說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禮記大傳第一章也鄭氏注曰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叶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汎配五帝也回按此注大不可曉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文公註郊祀天禘天子宗廟之大祭則知郊自郊禘自禘今鄭氏乃以郊祀訓禘非之甚者也禘者推其祖之所自出之帝以其祖配之祭於廟既與郊祀天不同而郊祀后稷以配天所配者乃昊天上帝之天非有所謂感生之蒼帝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配者即昊天上帝之帝亦非汎配青赤黃白黑之五帝也郊以天言則圜丘露祭與天相接故配之以開國之祖尊之也明堂以帝言則屋下之祭天之神若主宰云者以有天下之祖配之亦尊之也曰嚴父云者以周公制禮時言之故因

周公而係文王曰父雖成王康王以下亦皆以文王配帝也其或曰成王則以武王配康王則以成王配者乃後世拘嚴父之文各私於其父而曲證互取以成此說其實非也五感生帝者漢儒識緯之書出哀平間鄭康成誤信之以釋經紊亂遷就無足采取且帝王之生固必鍾天地清明純粹之氣非偶然而然若乃拘於五勝相王之說謂古之某帝以木德王則感於青帝靈威仰而生以火德王則感於赤帝赤熛怒而生此妖言邪說也後世佛氏輪回之說所自起歟或曰詩維降神生甫及申詩人之旨欲盛言乎賢者之生不偶然若天寶□□□□□故以嵩高降

神為喻其謂大山喬岳之氣降而為此人者實亦謂其所稟得天地間高厚非常之氣非果有一物投胎脫化而為申甫也俗儒不得其意而曰蕭何孕昴傳說騎箕尾下至西竺之說蔓延滋甚東坡學佛故亦曰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信如此則古今聖賢其生也必以某物之精英而來其死也必復還夫精英之元物者世豈有此理也哉佛氏又有修不修悟不悟之說或人而為畜或畜而為人若有一點之明爽不昧者迷則墮於至惡之地而謂之餓鬼達則升於至善之地而謂之天人修則今世之窮丐為來世之侯王不修則前世之帝后或遂為今世之奴婢

娼優其說無稽不道惑亂愚民則未必非感生之言開之也東萊編家範其一曰宗法首取大傳第一章削鄭康成繆註而取趙子春秋纂例所斷謂此皆宗廟之事不得謂之祭天其說然矣予詳味之禮不王不禘一句乃綱領也其下乃別為三曰王者則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也此謂惟王乃禘也曰諸侯及其大祖此謂不王不禘也曰大夫士則有大事省於其君者可以干祫而及其高祖也此又以明夫不王則不禘也禘之為禮天子立始祖廟矣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於始祖廟祭之不立所自出者之廟遠也以始祖配而郡廟之主不與不敢褻也或每

年或數年則未可知。禘之為禮則三年一合群廟之主以始祖正東向之位左昭右穆以祭之。也有禘而又有禘天子有天下其根源所從來遠也。諸侯有五廟太祖百世不遷。魯周公齊太公之廟百世不遷。餘則四廟遞遷迭毀今傳不言禘者四時常祭則不言也。大夫士則必有功於國為其君之省記而不忘者特許禘祭而及其高祖則曾祖之父通計四世而已。意者非禘則所祭如廟之數不得踰也。干之訓為逆亦推而上之之意也。東萊所編家範可謂有功後學其禘說之詳引祭法及趙子所釋可以自檢。予於此特敷衍之是亦學者格物之一端也。

由此考之趙汝愚別立四祖殿而太廟於太祖而下一無所祧以西為上下至諸主

接續為室非禮甚矣又永嘉諸儒力爭祫祭必正太祖東向之位而四祖不與其失彌甚朱文公獨不然之是也李心傳雜記徧徇非是

詩總角突弁說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刺齊襄公不脩德而求諸侯也揚子雲嘗引此語以見志大心勞之無益於事第三章婉兮孌兮總角弁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諸家說似無關於志大心勞者蘇子由曰總角之童而至於突然弁也豈其求之哉其道則有所必至也君子之得諸侯亦未嘗求之矣苟修其身而治其政令諸侯不來而將安往此說甚佳東萊取之東萊又廣之曰苟由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著厥德脩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回曰天下

之善為言者固有言至近而意已不勝其遠者矣觀古人作詩之意若但謂詠一童子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有何深妙蘇呂二公發明乃至於此陳少南曰以興躡等而無次序者亦佳

霍君澤字說

我名而我字之我從之我意也彼名而彼字之我說之不知其意也東平霍氏子名潤字君澤孰名之孰字之而求我為之說韻書潤訓澤澤訓潤似無可說者雖然有說富潤屋不如德潤身然後可以澤及生民澤及子孫書水曰潤下有小水有大水易上天下澤有大澤有小澤長江大河之潤五湖七澤之澤與蹄涔不侔也予懋乃德自涓滴

始泓涵浸漬將有被其餘波者焉是為說

歙縣柳亭真應仙翁廟記

上有所好而下趨之一時之習俗尚焉而士或由之而不
知此其與時而變者也命之所以賦性之所以受有善而
未始有惡者其亦可以變乎曰雖千萬世不變也周衰而
先生之教微治管商申韓儀秦功利刑名縱橫之言以干
時取寵者不可勝數尚黃老宗無為者宜反乎是矣而其
弊又有燕齊方士以怪誕附會而神仙之說興漢至數世
崇儒而明經者流於灾異愈訟愈下乃有纖緯之學近乎
星翁歷史之所為又其後佛法入中國晉則清談浮虛唐

則詞章工巧纖絕此豈非世變之可駭者乎然竊嘗怪之
賈誼讀申韓者也董仲舒言災異者也治安天人之策忠
君安上為世儒宗王謝扶弱晉摧姦刊難蓋亦清談人物
顏魯公之學出入浮屠老子大節凜然宋廣平雖亦為賦
不害為剛腸相此其故何耶無亦於可變之中而有不可
變者存乎其間耶吾宗方氏得姓遠自黃帝之世周有方
叔漢有方賞而東都有洛陽令贈太常方公按新安志及
唐左臺監察御史張行成所撰碑又參以他傳記公名儲
字聖公祖絃本河南人漢大司馬府長史以王莽亂避地
江左遂為丹陽郡人家歙縣之東鄉公幼失父明孟氏易

善星文圖織太守周歆舉孝廉為郎中出為勾章長遷阜陵陽翟令母喪負土成墳種松柏佳木數千本元和中大尉鄭宏司空第五倫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今劉昭補註後漢五行志兩見公對策言雨旱事拜博士遷議郎尋為洛陽令章帝當郊祭以公知天文問之公勸母往帝發時風景明淑公稱疾不從行既而雨雹如斗死者千計使者召公已死帝哀傷之贈太常喪歸家發視之惟隻履與舊所遺履合又公令洛陽時尚書張林使竇憲殺人誣吏公發白其姦今回以史所書同時官爵姓名年數旁證之大槩良是公既歸墓民世世祠之宋明帝時贈龍驤將軍祠